



溪邊的樹

2025年1月

谷區國語浸信會

每月通訊

各大新聞媒體持續報導發生在洛杉磯的毀滅性火災。截至 1/16，伊頓大火已控制 55%，而太平洋帕利賽德大火僅控制了 22%。這兩場大火共摧毀了約 12,300 棟建築物，災區面積擴大 38,000 英畝之廣，財產損失可能超過美金 1500 億。但，最令人心碎的是，已有 25 人喪生。

這些數字僅僅反映了兩場火災的部分情況，因我們知道其影響遠不止如此，在未來的幾天、幾週甚至幾年內都在繼續影響無數人的生活。

在災後的這幾天，加州美南浸信會聯合會及全國各地教會已經做出了回應，以實際的、具體的方式提供幫助。以下是我們聯會的救援組織目前正在進行的事情：

提供「危機救援桶」：透過大家的慷慨捐贈，浸聯會的救援組織已經進入災區，並準備了許多裝有基本生活物資和工具的救援桶，給予受災者提供即時幫助。

關心災區的兒童：我們為受災家庭的兒童也準備了許多裝有兒童聖經和泰迪熊玩偶的背包。

災後輔導與訓練：浸信會聯合會救援組織也招集了牧者團隊，並提供災後心理輔導培訓，特別是給予那些正在處理災難緊急服務處的員工們。並且也已經與許多受災的家人直接見面，協調他們供餐和住宿的需要，確保需要者可以獲得幫助。

提供餐飲和物資分發工作：我們救援組織的供餐團隊已在洛杉磯建立服務據點，每天為災民提供至少 300 份餐食，與上萬噸的飲用水。

《兩個重要提醒》1. 儘管牧者團隊和供餐團隊已經部署，但災區現場仍很危險。在浸聯會救援組織能夠開始協助清理之前，還需要至少幾週時間進行識別危險廢物，並安全移除。一旦這些步驟完成後，才能開始災區清理的工作。2 協調是關鍵：如前所述，任何未經適當協調就試圖幫助災區處理的人，反而可能會阻礙或

干擾救援的工作。洛杉磯市已在許多地區發布宵禁，就是確保急救與保全人員能夠迅速應付新的突發狀況。

您仍然可以成為耶穌的手和腳，以愛心參與救援：

關心救援的工作人員與家屬：聯絡第一線服務的消防員、警察和急救者與家人，向他們致謝。

在地的志工服務：LA Works 是洛杉磯的志工服務隊 | LA Works (www.laworks.com)，從未受訓的志工可以上網查訊。讓主耶穌的教會能同心合意回應洛杉磯的急難，彰顯主愛。

為浸聯會救援組織未來的部署做準備：請祈禱，並考慮參加災難救援的培訓，為未來的服務機會做好準備。無論您希望成為新的志願者，還是需要重新認證，現在就是準備的時候。三月一日在「洛杉磯國語浸信會」有訓練會，現在就可以上網報名 (<https://csbs.com/events>)。

不住地禱告：為所有參與救災者祈禱，無論是消防隊員、警察和其他急救人員，特別是那些在第一線的人，當然還有

那些處於這次災難中的個人和家庭。如需更多的資訊與說明，請瀏覽加州浸聯會救援組織的網頁 <https://csbc.com/disaster-relief/>。願神祝福大家，保守大家平安！

加州美南浸信會聯合會救援組織 (CSBS Disaster-Relief) / 許牧師整理

2025年度主題

紮根建造，迎向未來

(歌羅西書 2:6-7)

一月份經文

“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哈該書 2:9)

五十七年的腳蹤（下）

——以詩歌事奉神

莊祖儀

（上接《溪邊的樹》2024年七月刊 - 莊祖儀：五十七年的腳蹤）

六．進入教會的全方位事奉（1984-2004）

1984年我來到威州首府麥迪遜城，在威斯康辛大學任教。這是我服事神的過程中的一個大轉捩點。之後的廿年中，我在三個教會中擔任過執事、執事會主席，參與並主導建堂或購堂的工作，修訂起草教會組織章程法規，負責中西部基督徒聯合退修年會。

1. 麥迪遜華人基督教會（1984-90）

來麥迪遜的第一件事，當然是加入教會詩班。在1987-88的一年半當中，還臨危受命，出任詩班指揮。這期間，我還翻譯了34首詩歌，是最多產的一個時期。1986年也翻譯了一本長詩歌集《那夜在伯利恒》，作為詩班聖誕節的獻禮。

初來教會時，看到年輕的弟兄姐妹爭相“競選”執事的亂象，聘牧（何浚明牧師，1986-90）當中的爭吵，“慕道友”公然參與教會事工的“奇觀”。痛定思痛，與一些弟兄姐妹一起發動並起草修訂教會組織章程法規的工作。次年，我出任執事，負責家庭組。兩年後，出任執事會主席（1987-89）。

就在擔任執事會主席的第一年，我們借用多年的教堂，突然要我們另尋新家。購堂搬家的事就順理成章的成為新任主席的事。但神的帶領卻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威大足球場附近有一座教堂，被威大信用合作社買了去。不知怎麼著，他們輾轉知道我們有購堂計劃，就建議以35萬（合今天的價碼是80萬）的價格，把他們閒置不用的禮拜堂“讓給”我們，條件是，停車場歸他們所用。我們哪裏有35萬？當時我們只有八萬購堂基金。但既然人家劃下了道來，不妨去談一談，就帶了一位房地產經紀人的姐妹赴約。對方擺出了大陣仗：

總經理，財務長，執行經理，辦公室主任，全數出場。總經理講了一篇大道理，明示這是一個good deal，就請我回話。我走上前去，在黑板上寫下了“15萬”字樣，說這是中國教會所能負擔的極限，就坐回去了。這樣的回應總經理並沒有想到。他沉吟了半響，就說，我也是教會的長老，知道教會的困難。這樣吧，就照你說的15萬。回教會後，我被擁為英雄。但我知道真正的英雄是在天上的。

2. 德頓華人基督教會（1990-95）

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到了俄亥俄州德頓市的萊特州大任副教授。德頓華人基督教會1990年元月才剛另立門戶，但仍隸屬美南浸信會德頓教區。我到教會，還是一頭栽進詩班。不料即刻卷入詩班的指揮風波。原來，本已告假的詩班總監，不喜歡一個外地人剛到教會就來帶詩班，雖然只是帶聖誕節的詩歌。這件事後來雖不了了之，但此後我給自己立下了一條約法：新到一個教會，在兩年之內，絕不做出頭鳥。

兩年之後，我作了執事，又開始了修訂教會組織章程法規的事工。1992年1月參與了第一次購堂，次年出任執事會主席（1993-95）。德頓教會讓我有第一次站講台事奉的機會。我還記得那次我的講題是“精兵”，鼓勵我自己及弟兄姐妹：是時候了，要出來做精兵服事主。那時教會還沒有牧師，主日講員都是從外地請來的。在主席任期的最後一年，我負責聘牧，從Columbus把鄭溢恩牧師請來。鄭牧師後來在那個教會服事了十年（1996-2005）。之後我們又決定了購堂計劃，先租一座要價52萬的教堂，並在五個月後的1995年12月買定。當會友獻堂時，我們已經搬家到印第安納州首府印城（Indianapolis）。

在俄亥俄州的那幾年，我同時還出任了中西部基督徒年會主席（1993-94）。主席要負責籌備當年的夏令退修會，定場地、做宣傳、負責報名、定手冊、選詩歌、統籌大會經費及現場管理等事務。三年後的1996-97，我在印城華人基督教會又做了同樣的事工，再次擔任了中西部基督徒年會主席。

3. 印城華人基督教會（1995-2004）

我受印地安納大學的聘請，在那一年中西部夏令會結束後，從俄亥俄州出發來到印城，去印第安納大學任皮膚科教授。印城華人基督教會的詩班指揮是一位剛從俄亥俄州大畢業的音樂博士。我除了參加教會詩班以外，1996年為教會選了一百首詩歌，匯編成名為《生命知音》的詩歌本，供會眾頌唱。我繼續翻譯詩歌，編成一本詩歌集《各色恩典》，於2002年復活節由詩班獻唱。

我的講台事奉在陳敏欽牧師的鼓勵下繼續進行。我也開始編寫主日學教材，邊教邊寫。

陳牧師在我剛到教會時，就指定我是第13位“無任所”執事。我立刻參與了教會組織章程法規的修訂。我建議陳牧師把執事人數從13位縮減成6位，把每週執事會議從原來星期六下午馬拉松式的六小時，改成每星期三晚上的一小時。1999年我接任了執事會主席，這項“改革”開始生效。在執事會主席任期1999-2000內，迎面而來的任務就是教堂改建。我召集了一對有建築師身份的教會夫婦，作了設計圖和計劃書。雖然當時教會只有35萬的建堂儲備基金，但是我們準備花費75萬來改建古舊的教堂。我們開了公聽會企求鄰居們的支持。

正忙得不可開交之時，突然有傳聞說有一個教堂要出賣，開價150萬。在一個主日的早上，當我在台上向教會的弟兄姐妹說出我的大膽改弦易轍的想法時，實在不知道在坐的會眾他們會作如何反應。但大地出乎意外的是，那主日的當天，人們用熱情的認捐和奉獻來回應，總數不僅達到所需的150萬，還超出了20幾萬。

1999年11月6日，印城教會舉行了獻堂禮。我知道，這是天上的那一位全能者的又一作為，英雄絕對不是我。

2003年，我又作了兩年的執事會主席(2003-2004)。這次的“煩惱”是陳敏欽牧師的離職，他被聘去加州出任台福總幹事。而隨着他的離去，我必須遵照陳牧師的囑托，擔起“看家”和聘牧的責任。那一年，執事會聘請了郭雲漢牧師。郭牧師在印城做了三年的駐堂牧師(2003-05)。但我們又搬家了，這次是去佛羅里達州。

七. 回到起初的事奉 (2004-2021)

我和玲川搬到佛羅里達州聖彼得堡。其實那次的搬遷是為去加州作準備的。住在加州的父母已經年邁，為疾恙所困，而我是家中唯一能給他們醫療、醫護方面幫助和建議的人。

在佛州和加州，我回到了最初的事奉：詩班——純粹的詩班事奉——不再“添加”其他任何事奉。

1. 聖彼得堡第一浸信會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St. Petersburg 2004-06)

通常，有2000人以上固定參加聚會的教會，就被稱作“巨型教會”。佛州的聖彼得堡教會就是所謂的Megachurch，經常聚會的人數從幾千到上萬。我們雖然在聖彼得堡教會只有一年多，我還是參加了有上百人組成的教會詩班，並且與詩班指揮和牧師有不多、卻很有意思的互動。有一次我告訴指揮，他喜歡帶詩班唱的一些新歌，我已譯成中文，還把幾份翻譯好的詩譜給他看。詩班的詩風由於指揮的保守，經常唱的還多是那些耳熟能詳，最新也不超過七十年代的詩歌。這是我第一次和“洋人”一起唱詩，領教到他們的功力。

2. 棕櫚泉西南社區教會 (Southwest Community Church 2006-14)

2006年，我抓住一個機會到洛杉磯東邊的棕櫚泉(Palm Springs)行醫。棕櫚泉離開父母所住的Torrance有2.5小時的車程。雖然不算近，但是我能夠每個週末去看他們，已經是心滿意足了。我來棕櫚泉的三年後，父親回到天家。我很感謝神，讓我有機會，能在父親最後的三年，就近照顧他。

西南教會也是個Megachurch，平時有四千多人聚會。逢聖誕節和復活節，與會人數可上達七八千。我加入的詩班，人數只有三四十人。詩班每個月帶會眾唱詩一次或兩次。主要的會眾唱詩都是由音樂牧師彈吉他，帶著樂團領20分鐘的敬拜讚美。他帶的都是很現代的、砰砰碰碰的歌。西南教會其實是個相當保守的教會。我們詩班的存在，恰好給敬拜

讚美得到一個很好的“平衡”。我偶而也加入教會的四人詩歌領唱隊，領着會眾唱詩。我深慶學習到詩歌敬拜的“美式風格”。印象特深的是，掛在遠處牆上的電子跑表。紅色的數字清清楚楚地告訴你：20分鐘已到，該下去了！

八年之後，我來到了谷區國語浸信會。

3. 谷區國語浸信會（2014 至今）

2014年我又找到了機會來北嶺（Northridge）行醫。這城市離開母親所住的地區只有45分鐘的車程，實在太好了。我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在母親住在安養中心的最後歲月，能常伴左右。母親2016年歸主懷抱。

在谷區教會，我唯一參與的事奉就是加入詩班，成為最年長的班員。偶爾也被許師母逼着去英文堂，和她一起領詩。我繼續翻譯詩歌，並且在許師母的“逼迫”下，翻譯了長詩歌集《看神羔羊》，2015年在教會復活節主日由詩班獻唱。

回顧這57年的事奉，我只能說全是神的恩典和祂一步一步的帶領。我原是何等不配的人。

我願用一首1985年翻譯的詩歌，來表達我這一路走來的心境。這詩歌名叫《耶穌替我來》：

我原一無是處，不配蒙恩蒙福—羔羊血洗我罪汗，衣裳白汗點清除。

耶穌替我來，還欠神的債；雖我靈有罪污在，祂洗淨到雪白。

【編者註】莊祖儀弟兄的稿件《五十七年的腳蹤》成稿於2021年11月

良宵

周小健

東風夜放花千樹

更吹落 星如雨

娥兒雪柳黃金縷

笑語盈盈暗香去

燈火良宵 魚龍百戲

琉璃世界錦繡三春

月正圓 花正好 家團圓

祝你花好月圓 上元安康



谷區國語浸信會

Mandarin Baptist Church of San Fernando Valley

9124 Zelzah Ave. Northridge, CA 91325

Tel: (818) 280-5271

Website: www.mbcsvf.org